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序 題詞

吳生，余所取士也。遇余時正在壯年，其才華敏妙，學究天人，調破壁飛去是意中事也。余於鸞台鳳閣望之久矣。及甲申來都，已越二紀，猶是一領青衫，而從事於蓮華幕裡，因貧改途，深為惋惜。乃出其所著《客窗閒話》問序於余。三復之，益覺才思雋發，議論淵深，生平鬱頓之氣，流露於斯，可怪也，亦可悲也夫。嗟乎！吳生欲移風易俗而不得其用，托是書以勸善，以懲惡，以示人趨避，既有功於世道人心，當不脛而走天下，是亦名教之一助與！余故樂為之序。 時甲申相月書於燕邸 長白山人

吳子賦閒之日，好集談客，設卮酒盤蔬，聽談古今逸事。遇有可驚可喜，足以自省而思齊者，一一舉筆錄之，久之哀然成集。或見而笑曰：「何吾子之心思才力，妄費於無用之地也？若移其道以肄業於制藝，則詩文必工，可以名當世，可以昭來許，而猶可以拾青紫。舍是不為而乃卑卑者，欲附於稗官野史之流耶？」吳子肅容敬謝曰：「客之言誠是也。雖然，客不見夫古今來聰明智慧之人，加以研煉揣摩之學，發為詩文，昌明博大，自信足以傳世。又有明師益友為之參訂，哲舅賢嗣為之檢校，始克付諸剞劂，出而問世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。然不久即為婦女夾箴箴，為庸夫覆醬瓿者，比比皆是。彼作稗官野史者，拉拉雜雜，不過逞一時之興，而足以動諸人之耳者，何也？其命意新而措詞淺，智愚之所共見者也。況僕悉就其所談之事而紀之，是以數百人之心思才力供僕揮灑，豈無可觀之處乎？奚必獨抒己見，或頌揚而過當，或譏誚而招尤，為人作夾箴覆瓿之具耶？」或曰：「然則如吾子言，是塞文章之路，而辟稗官野史之邪徑矣。」吳子笑曰：「客何泥也，僕之所為，賢於博奕而已，何敢與高文典冊同日語哉？」或曰：「然則吾子之所為，若胥鈔然，何又有翻新出奇之作耶？」吳子曰：「僕所述客話，客之性情不一，有溫厚和平者，有詼諧譎詭者，有忿世嫉俗者。悉就其所談而筆之，無庸心於其間，而其詞自不同矣。」客卷口結舌而退，吳子又筆之，以弁於集首。時道光甲午夏薊居土題於保定寓齋

諸子總評

烏子耀云云：筆法遒勁。其突兀縱橫，離奇豪放處目不暇給，真令人百讀不厭矣。《聊齋》復生未肯多讓，佩服，佩服。

范子今雨云：喚醒世人不少，洵卓卓可傳之書，非尋常評話可比也。

方子幼樗云：紀事詳明而出筆雋雅，純是書生本色。筆墨不落做閒書人腔調，是以讀之口頰回津，不能釋手。又云：新穎而不怪，近理而不浮，殆今之善於立言者。班賦云：小說九百，本於虞初。若此者，視彼九百種頭，未知有所軒輊否。耀雲先生許與《聊齋》並傳，固非阿私所好矣。熟復數過，勝餐餘甘子五百枝也。

高子芸菴云：薊居深於《國策》，其舌湧瀾翻，硬語蟠空處，居然神似。

徐子子成云：《聊齋》《閱微》而後得此，可為鼎峙。

題詞

何曾體例仿虞初，耳乍聞時手即書。似此心花生筆底，添毫頰上更何如？

維揚巖舍涼如許，陔邑郵亭暑盡驅。一卷奇文誦冰雪，不須重展北風圖。（時方酷暑，每誦編中二則，胸次頓覺清涼，移我情者，不讓成連海上琴聲也。）

兒女英雄事盡傳，偶然寫到鬼狐仙。奇聞軼狀談何易，塵海搜羅已卅年。（此書創自丁卯，積今三〇年矣。）幼樗方廷瑚

貪客過談談即錄，咫聞軼事盡書之。縱饒客有蓮花舌，未及生花筆一枝。

筆意《聊齋》《觚賸》間，翻空徵實妙多般，編成雅自居閒話，到底曾無一字閒。羣生封左垣

博古窮經州載餘，筆尖神妙有誰如，文心處處皆生趣，閒話拈來即是書。

雅俗詼諧盡可編，胸中異學得天然，搜羅今古奇談事，堪補《聊齋》未述篇。子述蘇纘

兩打蕉寒，風敲竹碎，客窗孤悶誰知。手先生此卷，頓覺愁眉。底事圍楸戰茗，還勝吹竹彈絲。挑燈細讀，傾杯未了，拍案驚奇。

搜神說鬼，夢雨翻雲，筆花五色紛攜。惟曩日虞初踵接，蒲叟肩隨。莫道虛樓總幻，須防腫背堪嗤。今今古古，無無有有，姑妄聽之。春谷陳寅賢 右詞《雨中花慢》

其人如玉，其筆則仙。經緯史，然乎不然。搜神述異，元之又元。心勾角鬥，肺鏤肝鏤。匪曰鼠璞，匪曰狐禪。讀古微書，庶幾近焉。小叢盧恩照